

Z126.1
1
160

孟子注疏原目

卷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卷三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卷五



孟子注疏

目錄

孟子音義序

孟子題辭解

孟子注疏原目

卷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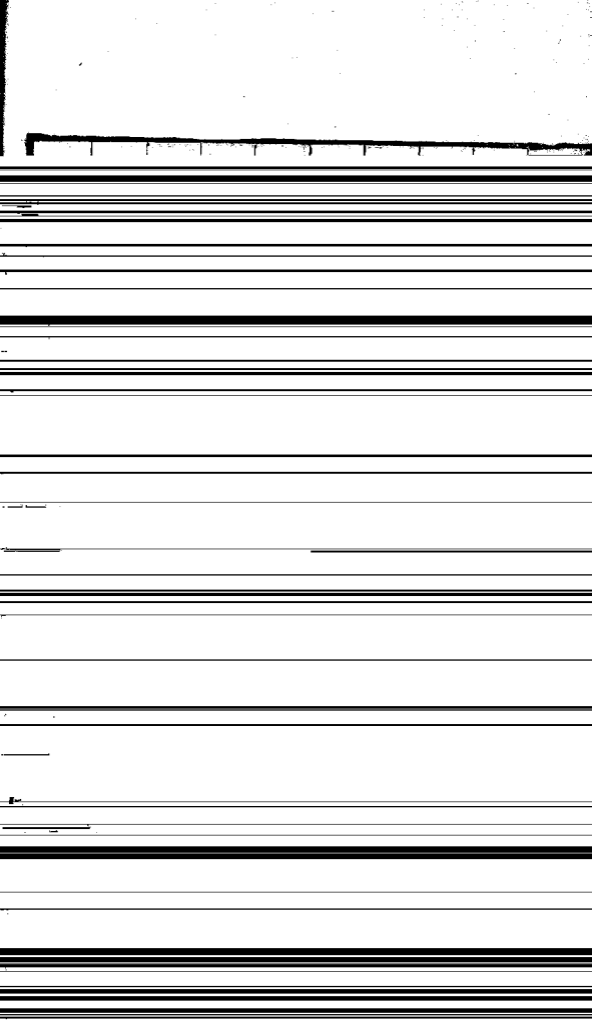
梁惠王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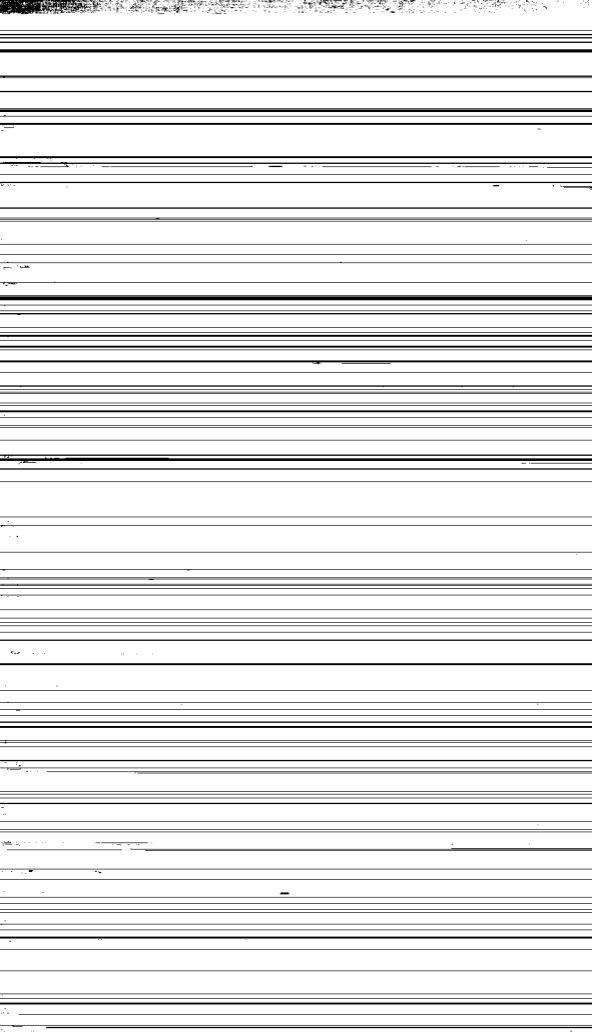
卷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卷二上

梁惠王章句下





卷七下

離婁章句上

卷八上

離婁章句下

卷八下

離婁章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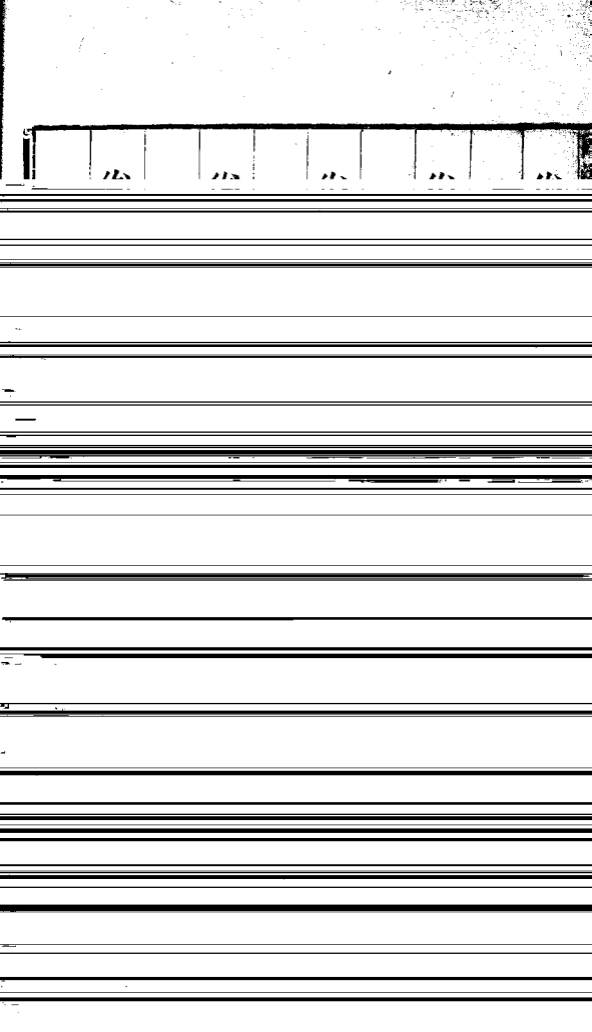
卷九上

萬章章句上

卷九下

萬章章句上





12s

12s

12s

12s

12s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盡心章句上

注

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

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

心爲篇題。

音義

共。求用切。亦作拱。居勇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

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己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八十五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卽有四十七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三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四章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五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爲

道。六章言遠辱不爲憂。七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八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九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十章言小人待化。十一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二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三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十四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五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六章言聖人潛隱。十七章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尼之道也。十八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九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二十章言育養賢才。樂過萬乘。二十一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二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三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四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五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六章言揚墨放蕩。子莫執一。二十七章言饑不妄食。二十八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九章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三十章言仁在性體。其次假道。三十一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爲。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二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三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四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三十五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

遺棄天下。三十六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七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八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三十九章言聖人踐形。四十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滅其日。四十一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十二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三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四章言學尚虛己。四十五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害。季文三思。四十六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四十七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其餘三十八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田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在下卷。各有敘焉。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者。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心之生於性。天莫之為。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為主者。心也。則人之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維綱。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五行。天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七之星。分布四方。是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包注云。北辰常不移。而眾星拱之。爾雅釋天云。

同治十年

北極中

故曰

者太

臣皆

爲帝

移節

於斗

孟子曰

仁義禮

思行善

也存其

性可謂

與行與

之。所以立命也。**注**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

人或歿。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歿若顏淵。壽若邵公。

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音義**

好。呼報切。下所好。好善。好以。好利。好仁之好。皆同。行

下孟切。下之。行改行。善行。行有。百行皆同。歿。與天同。**疏**

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歿壽禍福。秉心不

違。立命之道。惟是爲珍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

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

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

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

以主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爲天所

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

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

天者也。是性卽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爲事天矣。又言人

之於命。雖有或歿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旣天壽

乾隆四年校刊

不一。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何如耳。如是。所
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
不二也。不可徼求之矣。但脩其在我以待之。是
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脩其在我
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
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注**莫無也。人之終

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
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已。是故知
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注**知命

於正。故不立於巖墻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
終者。得正命也。桂梏死者。非正命也。**注**畏壓溺

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音義

命有三名。丁云。案
華岫孝經。暖神契。

切。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墻之疑。君子遠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

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旨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墻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為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為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者。怨無厭。是刑其殺之也。以少犯眾。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有者。莫無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癘。論語云。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正義曰。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

或時以非罪。故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異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入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觀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丁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

音義

遠于願切。下遠

同。辱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

者也。

注

謂脩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

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

注

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

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

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重。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

求在外者也。**音義**舍音捨。下曰。正義曰。此章言為仁

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

而不求。則亡。是則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

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為

在我者也。是為天爵也。求之有道。則脩其天爵。而人爵

從之。故也。既脩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

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

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為在外者也。如論語

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

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

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是

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注**物事

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當有

所行矣。誠者實也。

則樂莫大焉。彊如

恕之道。求仁之術。

樂義之樂。樂風也。

而三樂樂也。所樂

仁之至者也。孟子

能反己思之。以

於內。則為樂亦

在於我。故為樂也

為樂也大。又言外

為最近。故傳有一

行近乎仁

之意歟。

孟子曰。行之而不

知其道者。眾也。

而不能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人凡人用之。不知其爲寶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爲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也。是則爲凡衆者矣。故孟子以此憫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注**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

曰。行己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注**人能恥己之無所恥。

是爲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正義曰。此

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爲憂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爲遷

善遠罪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之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注**恥者。爲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爲也。今造機變陷阱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爲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注**不恥不如

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

音義

錯音措

疏

正義曰。此章言不慕

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恥者。以其爲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正宜羞恥而無爲之也。是爲恥之於人爲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陷阱藏兵之巧。以爲攻戰者。是爲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之也。如不恥

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也。
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於文段
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
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杜預
齊大夫也。史記注云。徐廣曰。朋。或作崩。
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爲佐。桓公四十
虞舜。案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
是。孔子所以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是其
引而爲
解文。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因**樂善

傳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因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

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

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

伯夷非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可

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吏切。下同。數。

疏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

音朔。下同。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者之君。好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爲賢士者。亦然。以其能樂己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可。而況得臣之而卑下者乎。**注**高宗得傅說而稟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也。命。令也。**注**許由洗耳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山。堯聞之。躬聘爲九州長。由不赴。遂洗耳於河。巢之曰。吾欲飲牛。汚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而隱是也。**注**函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尹者。此蓋本孟子之正文也。已說之詳矣。云作者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凡七人。長沮。桀溺。

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

義 聲。去。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

人不知亦囂囂。**注** 宋。姓也。句踐。名也。

其道者。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

注 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曰。尊德

矣。**注** 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

以囂囂無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

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

故民不失其

見於世窮則

君國則德澤

也。獨治其身

達謂得行其

又許驕切。離切。下同。見音

賤不失道。達子言之。然後

踐。宋人。姓宋語以教子之

知已。亦但罵問之日。當何

達則兼善天此則可以罵

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知不知。斯賢。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爲苟得。達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爲苟得。故得己之本性。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是以古之人。得志。遭遇其時。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脩治其身。以立於世間。是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得行其道。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以是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

文王猶興。**注**凡民無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自興

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

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音義**

知

智。下術。**疏**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智同。立。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孟子言必

待文王之
自知者也
文王之化
從善而正

孟子曰附

注

附益也

韓魏百乘

知仁義之

得也。今詳

而有所然

如人。非但

以韓魏晉

義之道。欲

魏晉六卿

孟子曰以

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註**謂殺

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

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音義

亟音棘。辟音闕。

疏

正義曰。此章言勞人

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孟子言國君如使民趨於農耕。是以佚道使民。是農耕時雖爲勞。然後有所獲稼。則又有以佚樂矣。如是。則何怨恨其勞乎。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言國君殺戮其罪人者。以其恐有害於民。故殺之。而意有在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註**若亟其乘屋之類。正義曰。已於滕文公說之矣。**註**大辟之罪。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

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

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注**霸者

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

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

功也。利之。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

知獨是王者之功。脩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善。亦不能

覺知誰為之者。言遷善之大化。無過此也。夫君子所過

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注**君

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

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

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音義**驩虞。丁云。義當作歡娛。古

字通用耳。皞張云。皞與吳

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
神。陸云。言君子所過人者。在于
明。

疏

正義曰。此章言王政皞皞。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
之哉者。孟子言霸者行善政以
民驩虞而樂也。王者道大。故若
也。故民皞皞然自得而已矣。是
怨。以其生道殺之故也。利而不
道使之故也。自迹觀之。則君子
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通天
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
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
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
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
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
其有小補益之哉。如此。故王者
虞之爲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
也。以其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
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

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白。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麻。蘇。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立云。疏材。百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方。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爲民財而已。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爲仁言。不加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然而善政非財而已。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莫大乎樂。此禮之文然也。孟子所以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

其良知也。

注

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

甚也。知亦猶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

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

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注**人仁義

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

敬長之心。推之天下人也。**音義**襁褓。丁紀享切。說文云。

縷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小兒於背上。下音保。

聲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少知。詩妙切。下少而同。長知。

張丈切。下敬。**疏**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

長挾長皆同。**疏**之天下。恕乎己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

學而能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

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待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

良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

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

義也。仁義即良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

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

注襦。襦者。正義曰。釋云。襦。襦。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爲二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

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

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也。**注**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

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

止其所欲行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

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
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

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止之也。**注**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注引之。以解其經。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注**

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

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注**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

也。孟子言人無爲其所不爲。以其所不爲者。不義也。無

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爲不善也。人能無不義。又不

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注**人所以有

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

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

也深故達

注

此卽人之痰疾也

患而深慮之。勉爲仁義。故至於
正義曰。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
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慧術知者。常在於痰疾之人也。
在身不去者。是爲痰疾也。如孤
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痰疾也。此
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
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
深。以勉力於爲道德。故能顯達。
是人之痰疾。常霑在身。而不去。
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
疾者。但常存乎痰疾之人而已。
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
德。以慧明術。以智擇耳。是則所
德慧術智。存於痰疾之意。有同
之。而戒當時
之人者也。

乾隆四年校刊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注事君求

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

爲悅者也。注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注天民知道者也可

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注大人

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

物化成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

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言有人

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爲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

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孟子又言有忠臣爲安社

稷臣者在於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

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爲之先覺者志在於

行道然而既達而在位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

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爲利害之所移動。是則自正治其己。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注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

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

天下不與存焉。

注

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音義

王。于况切。與。音豫。忤。

音昨。重。正義曰。此言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悞。直用切。

疏

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言。

一章再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爲王天下者。不俱

同治十年

與於其

事也。此

無以有

才大賢

故孟子

以其有

樂也。是

懷金之

孟子曰。

定四海

諸侯也。

不存。乃

雖窮居

失性也。

色也。睅然見於面，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睅然潤澤之貌也。益，視其背

而可知。其背益益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口

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

音義

分扶問切。下之分同。睅，音粹，見音現。益，張烏曩切。下

注同。又烏浪切。陸云：益于背，如負之於背。

疏

正義曰：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

內外充，身體履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

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

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衆人民之多，以爲大國之

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之

中而立，以安四海之民，是爲之王。君子者，雖樂於此，然

而稟天性不在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
道於一國故也。然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
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
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
義禮智耳。故言於下文是也。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

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晬然潤澤。見於面。又有光輝乎其前。盎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體。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體不言而喻。荀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音義

盤音辟。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

按察使銜兼署廣東按察使鹽運使臣鍾謙鈞恭校刊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考證

盡心章句上疏一章言盡心知性○監本此句下脫二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共十一字今補入

又疏十六章言聖人潛隱○監本此句下脫十七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共十七字今補入

又疏四十五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害○害監本訛及今改正

又疏四十六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施監本訛思今改正



說命篇文也又云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臣下罔有稟命尚書云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乃高宗不言羣臣諫王之詞此時未得傳說也今疏欲順注申得傳說而稟命之文遂以諫王之詞爲命說之詞而次於爰立作相之下牽引經義似誤

仁言不如仁聲章疏飭庀八材○庀監本訛化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十三上考證



矣

注

五雞二彘八口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

其老五十非帛不煖

餒文王之民無凍餒

者教導之使可以養

辟音避衣

疏

正義曰其老使

於既切。衆鳥不羅。翔鳳來集

之謂也。已說於上篇

其類亦孔子所云。列

至覆巢毀卵則鳳凰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

之以禮財不可勝用

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
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
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
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
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注**水火能生人。

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

也。**音義**

易。以豉切。施。於。疏。正義曰。此章

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無遺利。其在上者。又薄其賦斂。而無橫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屈。用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

活。然而昏暮之時。有擊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注**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為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注**所覽大者意

大。觀小者志小也。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注**瀾。水中大波

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注**容光。小郗也。言大明照幽

微。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注**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

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首義**郗。丁去逆切。**疏**正義曰。此章言

義與隙同。

正義曰。此章言

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爲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太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於太山也。如此故觀之於海者難爲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爲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爲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爲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滿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爲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爲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

間也

注

蹠盜蹠也蹠舜之分故以此別之

音義

孳張云與攷同

古字通用下文同蹠張云蹠與跽同之石切別彼列切

注

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

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善者乃為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為利者乃為盜蹠之徒也儻言欲知舜與盜蹠為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

注盜蹠○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蹠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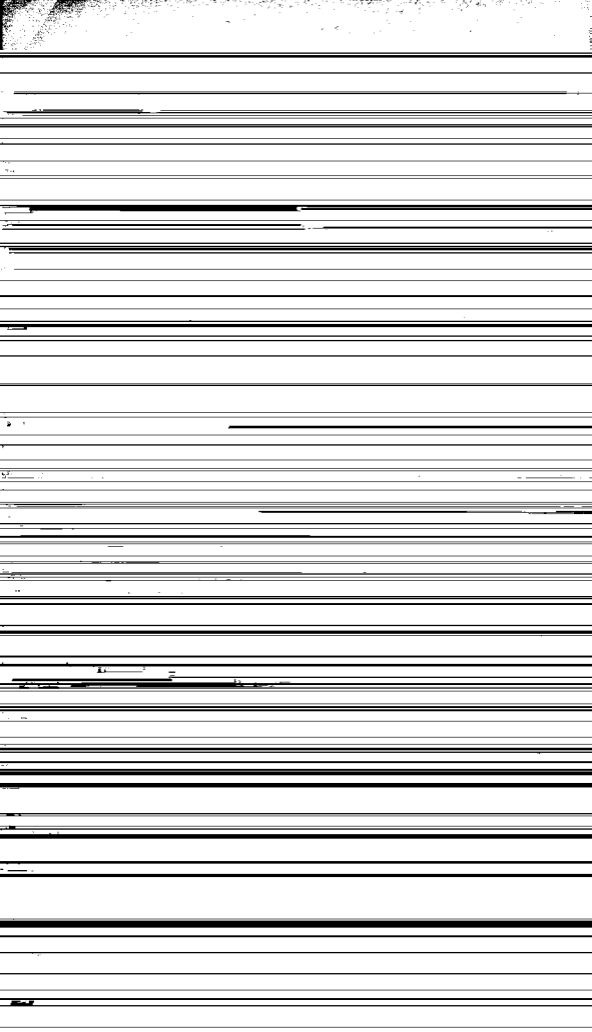
楊子

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

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注

墨子墨翟也兼



莫執中和之性
已故曰執中爲
如執中而不知
然而所以惡疾
若知舉一道而
一也所惡執一

孟子曰。飢者甘

害之也。



飢渴

惟口腹有飢渴

猶飢渴得之人

爲憂矣。



人能

及逮人猶爲君

曰。此章言飢不
無心害。天將何

孟子言人飢餓則易爲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爲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爲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爲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爲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爲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大也。柳下惠執

弘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音義**

陸云。介。謂**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特立之行。**疏**可無否。以貴爲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己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乃百僚之師師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軻而不及泉。猶爲棄

井也。**注**有為。為仁義也。軻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

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音義**掘。衢物切。又其

云。義與切同。借用耳。先儒以**疏**正義曰。此章言為仁由

七尺為切。注云。入尺曰軻。已必在究之。九軻而輟

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為之道者。譬如掘井者

也。掘井至九軻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掘井

之功者也。喻為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為。是亦

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與此同意。**注**軻八尺也。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軻。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注**性之

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

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注**五霸而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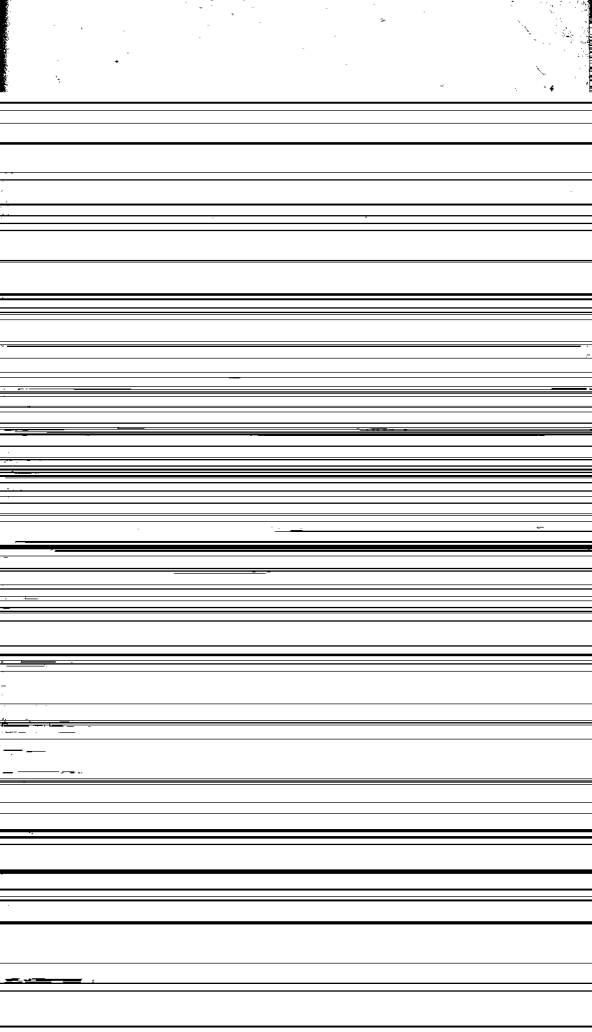
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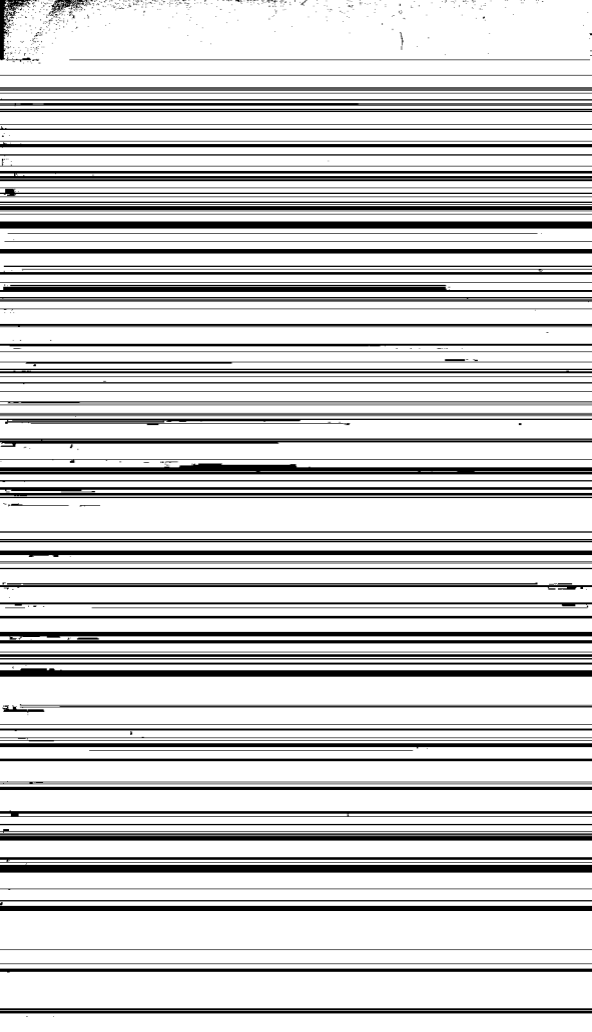
惡音烏。下惡。疏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在惡得皆同。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注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注人臣秉忠志若

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卽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音義

與音餘。下禁與予與。皆同。宿留音秀雷。疏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





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貴所

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音義

念切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

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王
子塾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塾齊王之子名塾也問孟子
曰為士者當以何事為尚也孟子曰尚志孟子答之曰
為士者當以志為尚也曰何為尚志王子又問孟子何
以謂之尚志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孟子又
答之曰尚志則以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
尚志也如殺一人之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己之所有而
取求之是為非義也如此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
疾在於仁所行有惡疾在於義是也如仁以為居義以
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塾於
無過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

食豆羹之義也

注

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
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爲
殺人。則臯陶如何。孟子曰。
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注**
其父。不禁止之邪。曰。夫舜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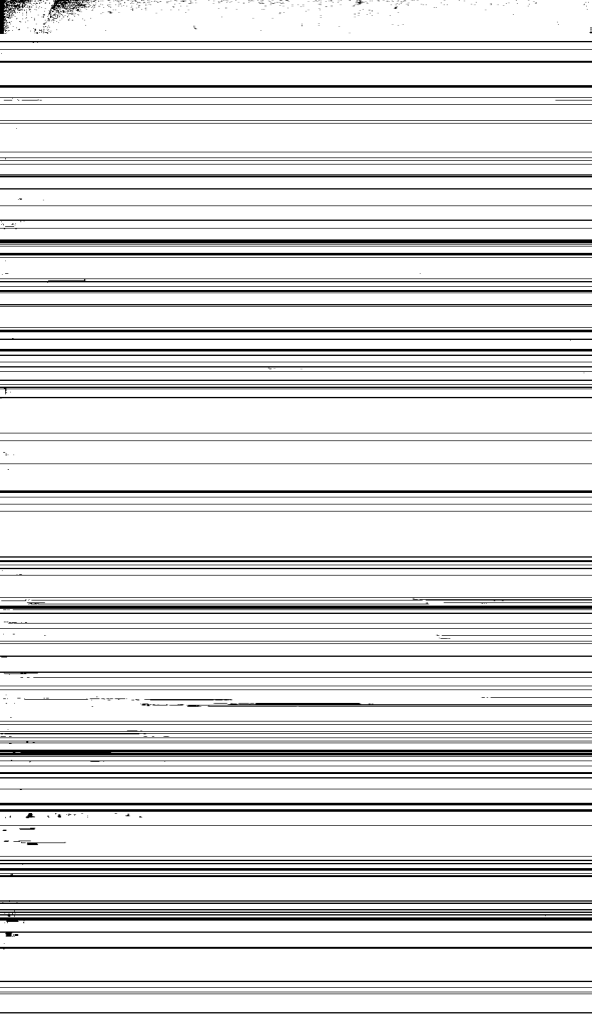
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

當爲天理民。王法不曲。豈

應問舜爲之將如何。曰。舜

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

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蹠



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

食也。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

至齊。謂諸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

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

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

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疏**正義

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

如王子。殊於衆品者也。孟子嘗自范邑見齊王之子。儀

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往歸齊。而於弟子之間。喟然

嘆息之曰。夫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

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

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爲廣居。凡

衆之人。豈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

之子也。凡人亦人之子也。下文觀宜合此章。孟子曰。王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注**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

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況居

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魯君之宋。呼於

埴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

無他。居相似也。**注**埴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

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

自發聲耳。**音義**丁火故切。埴。大結切。呼。正義曰。此章宜

一。不當分而爲二也。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之

乘。衣服之飾。是皆與人同所用之也。然而王子若彼。儀

體聲氣高涼者。必其居勢位使之如是。與人不同耳。言

而不之以但交者孟似與名亦非者同

者人所愛而畜養者也。如愛誠雖至而敬心弗加者。是謂愛而弗敬。以爲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是幣帛之禮未行之也。蓋以恭敬爲先。而幣帛從之也。如恭敬而無幣帛之實。以將之。是又君子不可以虛拘矣。以其禮不可以徒虛而行耳。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爲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爲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形。謂君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

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

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

言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音義

舜音舜

疏

正義曰。此章言體德

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爲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爲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爲天性。

乾隆四年校刊

也。惟聖

踐目之

至踐肝

於神明

七尺之

以爲聖

何邪。蓋

以其無

何踐之

至抑陰

之一者

顏如薜

易曰君

理正位

也。是亦

言居而

齊宣王

宣王以

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
不行喪者也。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
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田**紵。戾也。孟子言有人戾
其兄之臂爲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
徐徐之爲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
也。今欲行其朞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田**

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
其傅爲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曰。是欲終
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





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之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之教者。以教人漸漬浹洽。如時雨之澤也。是潤之以德。漸之以仁。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敷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爲有若時雨而教者也。有成德者。以其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則教之以克己復禮。能勇不能怯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爲有成德者也。有達財者。以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是爲有達材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於答問之間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爲有答問之教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注

丑以爲聖人之道大

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合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注

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鑿。

廢繩墨之正也。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音義

幾音機。彀古候切。丁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合必中於表。

陸云率法也。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則讀爲律。躍如也。丁云躍如。猶言卓爾。陸云躍如。心願中。

同治

疏正

丑曰

至美

及也

華華

能者

其繩

法。鼓

誘。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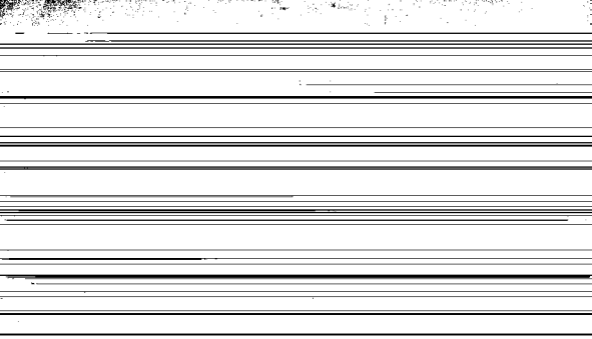
是其

皆能

孟子

以道

身施



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

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賢。故不答矣。

音義

更。張音庚。挾。音協。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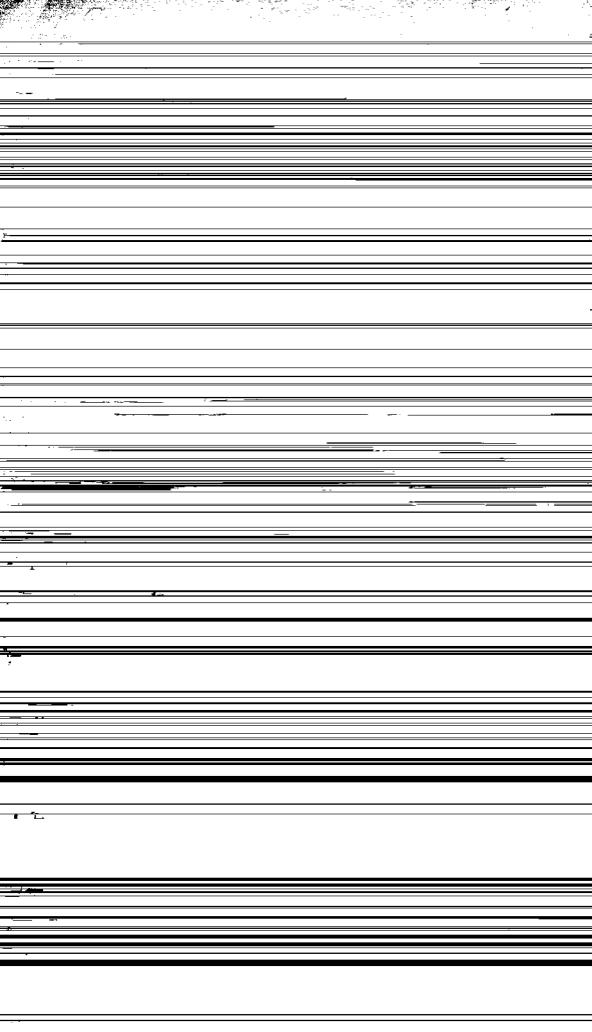
正義曰。此章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

孟子弗應者也。公都子曰。至何也。公都子問孟子。謂滕君之弟滕更者。樂在門人中。宜若在所禮敬之。然而有所問。而夫子不答。是如之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至滕更有二焉。孟子答之曰。有挾己之貴勢而問者。有挾己之賢才而問者。有挾己之長老而問者。有挾己有功勞之恩而問者。有挾己與師有故舊之好而問者。凡恃此五者而問。我皆所不答也。今滕更有二於此五者之中。以恃己之貴勢與恃賢才。我所以不答之也。挾接也。此孟子於滕更所以不答者。是亦不屑教之道也。奈何公都子不知以此。故有復而問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注

已。棄也。於義所不當棄而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注**物。謂凡物可以

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

於民也。仁之而弗親。**注**臨民以非己族類。故不得與親

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注**先親其親戚。然後仁

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

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

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

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

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

君子用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事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

親賢之為務。**注**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堯

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

賢也。**注**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眾人。先

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三年之喪。

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注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

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

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

譏小。若此類也。**音義**知者之知。音智。注知者及下文之

疏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

之為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

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為急耳。為

乾隆四年校刊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

之仁者以其汎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爲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爲先務也。爲仁不能徧愛於衆人。但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爲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總小功之禮。是孝之小者也。放飯流歎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者也。如不能以親賢爲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爲之先不能以親賢爲急務。而務徧愛衆人之爲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爲緩急乎。蓋總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疏提其綱則衆目張。與此同意。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

按察使銜兼署廣東按察使鹽運使臣鍾謙鈞恭校刊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

楊子取爲我章疏言

而字下監本衍不

有爲者章注喻有爲

閣本無能於二字

孟子自范之齊章疏

脫子字今補入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按此引好古敏求

章於本文無涉想

道則高矣章穀率音義陸氏云率法也丁氏云率
謂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臣

按此正與趙注弩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
與下躍如緊對丁說爲優

於不可已而已者章注亦皆不自安矣○監本脫
今補入

孟子注疏卷十三下考證

司經局洗馬 臣陸

化之原紹六經之

目張井然有條後

之子朱子集注採

氏注相發明援引

下趙氏矣顧監本

當時之舊而字句

勅校刊究其異同辨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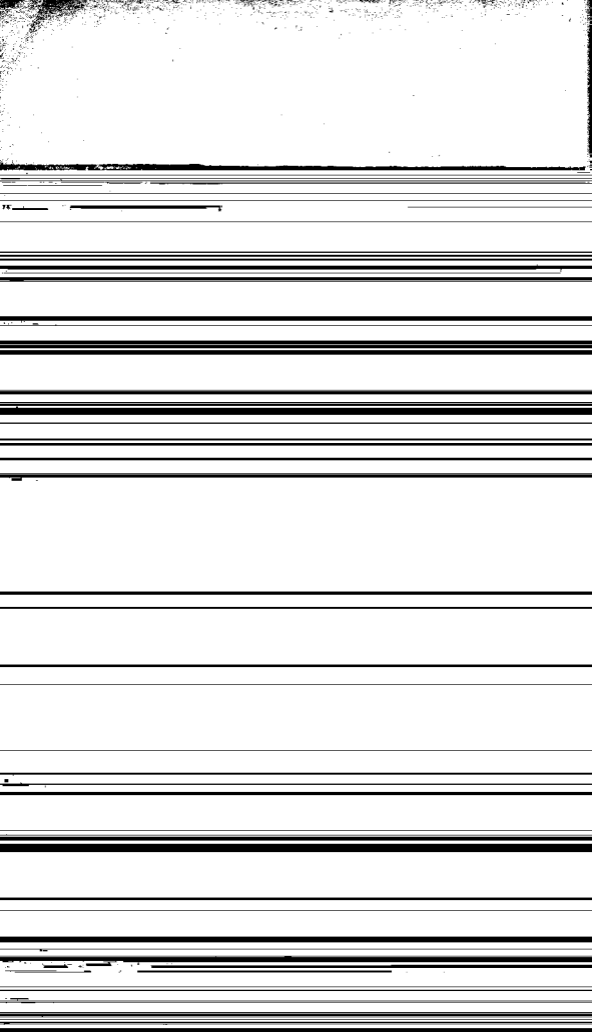
孫奭音義一卷有

未載今按章逐節

原文監本脫畧

改若諸本從同

證若干條附諸



章言聖人之
不修猶茅是
王一體何得
非時逆指猶
言尊德樂道
異差樂正好
斯可矣來者
七章言養民
以爲國珍二
人福之所聚
流不得有拒
爾汝何施不
三章言君子
四章言富貴
賤說貴懼有
畜聚積實穢
言曾參至孝
章言士行有
而非色厲而
言三皇以來

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八章。合前四十七章。是盡心篇有八十五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注**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注**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

不愛及其所愛也。

注

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

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

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

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

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音義

王好之好呼報切。下

之好。好禮。好善。皆同。卒。子忽。

疏

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

切。後章注卒以同長。張丈切。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

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

惠王也。至及其所愛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

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及於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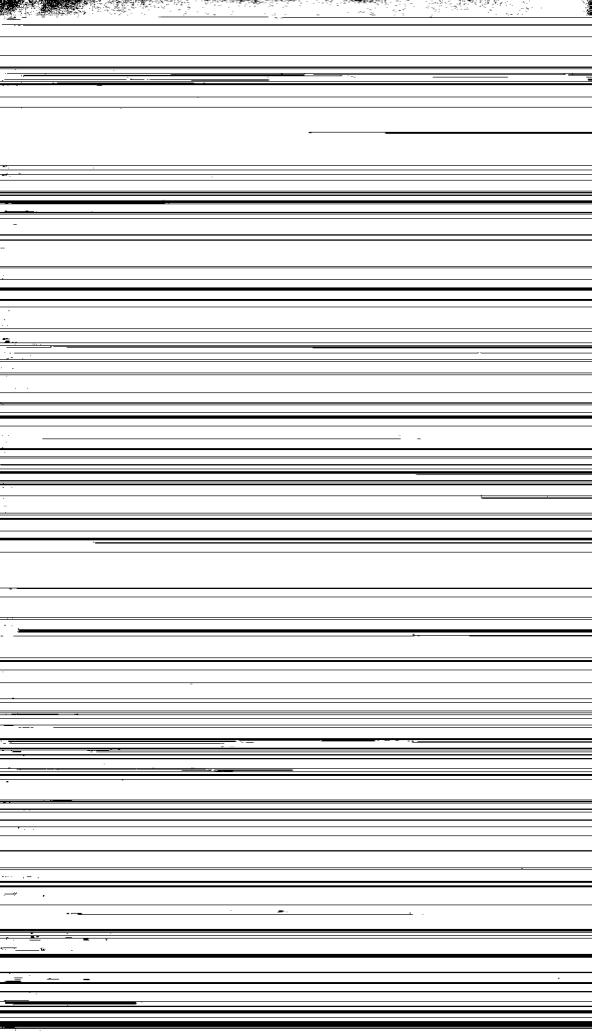
不親幸者。是自近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

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

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

及所愛之狀。是何所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及其

所愛也。孟子解其旨。以曉公孫丑之問也。言梁惠王貪



義 覺音教。義與校同。**疏** 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命曰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國不相征也。**注** 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有是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注** 書。尚書。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

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

子子

保皆

篇名

至仁

血流

則不

子言

若無

子言

己蓋

取二

我師

武王

成所

乾隆

之也。○正義曰。康誥曰。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冒聞于上帝。帝休。孔安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世長居國以安民也。餘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

爲後我。

注

此人欲勸諸

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

爾也非敵百姓也若

正己也焉用戰

田

革

書云虎賁贅衣趣馬

人曰無驚畏我來安

犀厥地稽首拜命亦

國安用善戰陳者

音

丁之稅切趣干走切
棲遲同息也久也字
正義曰此章言民思
喜是以殷民厥角周
人曰我善為陳我善
我善為行陣我善為

也。是爲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仁政。以及民人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面而征。則北夷怨。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爲後我。說已在上篇矣。武王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賁之勇士有三千人。武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故不敢抗百姓。皆崩摧其角。若無所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以言正彼之罪也。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己之國。焉善戰者乎。此孟子所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爲之道而已。是又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車至戰陳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注**梓

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



同治十年重刊

殊者也。孟子言舜初於耕歷以草而茹。若終身如是焉。及畫衣黼黻絺繡。鼓五絃之琴。自當有之也。**注**。糗。乾糲也。至糗。糲也。按釋名云。糗。乾飯。居衣也。孔傳云。糲。若斧形。黼。爲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愷謂二女之侍舜。是以有惑於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注**。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

音義

間。張音澗。亦如字。

疏

正義曰。此暴以殘。臣

惡殺。反諸身者也。孟子
爲最重者也。殺彼人之
人之兒。彼人亦殺己兒
間耳。以其與自殺之無
國。○正義曰。案禮云。父
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
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
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
不可殺者。必遠于
避之而已。

言義

遠于
伎惡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

注古之爲關。將以禦暴

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爲

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
古之爲關。譏而不稅。將
爲關。乃征稅而不譏。將
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

同治十年重刊

傳出納之。是以爲
征取其稅。適所以

孟子曰。身不行道。

妻子。**注**身不自履

肯行之。言無所則

之。而况他人乎。**疏**

雖妻子之間。且有
不以道理。雖妻子

分義。則合天下而
意。論語曰。其身正。

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

注周達於利。營苟

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旣羹者。案魯宣公四年。左傳云。楚人獻鼃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鼃。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鼃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弑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

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混亂。無善政以
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疏**曰。正義
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
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
無賢人。是爲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
序混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
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
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於是不足。此孟子言之。亦
其敘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注**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

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
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疏**正義

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爲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亦。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象封有庠。孟子於萬章篇。世家史記云。管叔鮮。蔡叔。武王克殷。紂平天下。封功。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丹朱商君者。丹朱。堯之子。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

天子。

注君輕於社稷。社稷

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

侯。

注

得天子之心。封以爲

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注 諸

侯爲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牲既成。粢盛

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注

犧牲已

成肥腍。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

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

音義

樂音洛下

樂其樂者。樂道般樂皆同行。下孟切。下之行德行正行。

穢行人行與其行。污行皆同。更古衡切。下同。盛音成。

脂徒。忽切。疏。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論君民社

民之爲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

猶以爲輕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

政。則爲天子。以有天下。得乎天子之心。則爲諸侯。以有

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爲大夫。有其家。而諸侯不能保

安其社稷。而以危之。則變更立置其賢君。是社稷有重

於君也。犧牲既成。以肥腍。粢盛既成。以精潔。祭祀又及

乾隆四年校刊

春秋所報之時。然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爲之也。是民又有貴於社稷也。此孟子所以自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敘也。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是亦知社稷之變置也。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田君輕於社稷。至於殷湯。周文也。正義曰。此云丘十六井也者。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十爲成。是一丘爲十六井。而一井爲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爲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者。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爲天下王。是得乎民心者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田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

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注

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

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

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疏

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

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

曰。至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者。此言伯夷柳下惠之爲聖

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爲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

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

化而爲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柳下惠之

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爲敦厚寬大。是則二人清和之

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

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

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者也。聞而化者尚如此。况當時有

親見薰炙之者乎。**注**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

矣。

詳

孟子曰。仁也者。

也。人與仁合而

人能弘道也。孟

以爲人也。蓋人

之。則人道盡矣。

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

去齊。接淅而行。

篇言矣。此不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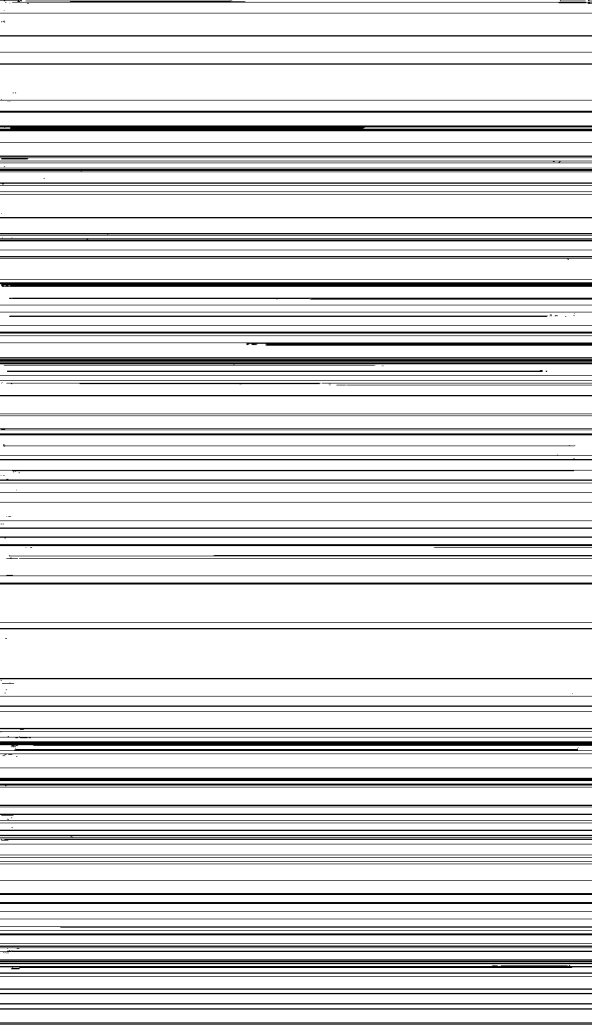
則去者也。其

說俱見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

孔子也。論語曰。

敢陳義見是竈道懼老致誦口





昭明不可得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

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己然後求諸人之道也。賢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明己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己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明。故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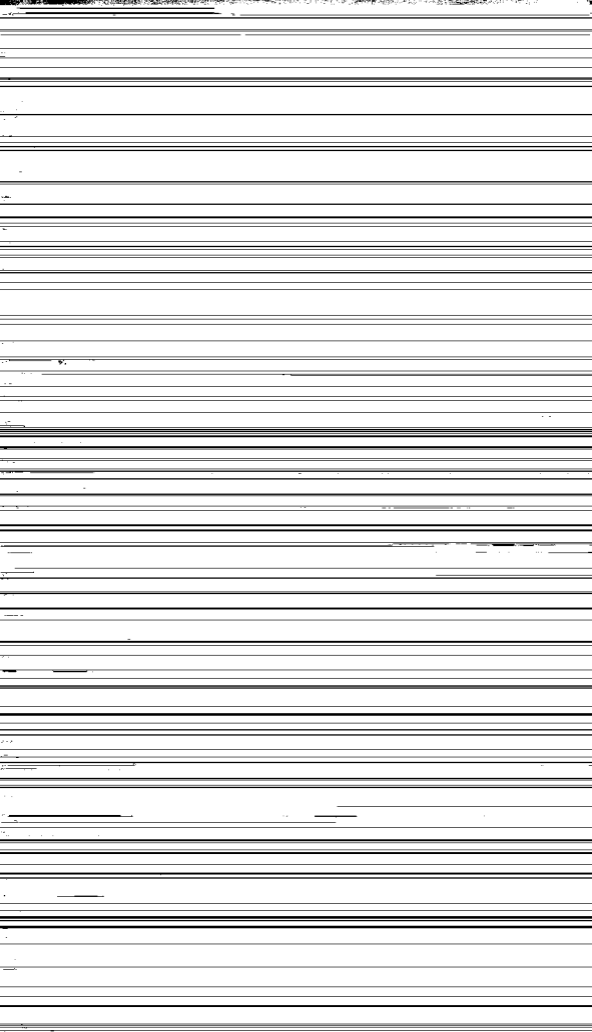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注**高子。齊人也。嘗學

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

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爲間

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爲路。以喻

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



國治

之

醫

者

也

迹

前

達

文

王

難

日

哉

言

門

積

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綆。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兩馬。卽如注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注**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注**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

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攫追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

必為知者所笑也。

音義

搏補各切。嶠音愚。攫丁於盈切。從手。埤蒼云。攫拞也。此注云。迫

也。陬。子于切。又

疏

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

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復饑。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孟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為為夫子將復發棠。邑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為馮婦若也。馮婦能暴虎也。言晉國有馮婦之

人善能搏虎。後爲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衆人逐其虎。虎倚山嶠而怒。衆人皆莫敢櫻而搏之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衆人皆悅其勇猛。其爲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嶠。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爲發棠。非不足以悅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爲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注棠齊邑名。正義曰。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爲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注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鼻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解倦。則思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

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注**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

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

知學知小知皆同。

疏

正義

王。於況切。臺音尾。

性。治

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

性也者。孟子言人口之於

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

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

子以爲有命。在所不求。而

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至

仁以恩愛施之於父子。義

敬施之於賓主。智以明智

兼統四體。而與於天道以

之於命也。然而有是五者。

焉。君子以爲有性。在所可

謂之命也。孟子言之。所以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

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

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注**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

也。何謂善。何謂信。**注**不害問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

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

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

之中。四之下也。**注**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

不意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

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大行其道。

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有聖智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

爲神人。人有是六等。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

者之

是以

聞者

也。此

其有

至謂

使至

之所

光之

己不

故不

為不

神不

乾隆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

按察使銜兼署廣東按察使鹽運使臣鍾謙鈞恭校刊

孟子注疏

盡心章句

字今從

又疏上

吾今而後

仇不反

貉稽曰音

訥其己

義云著

從趙氏

禹之聲章兩馬之力與○

臣宗楷

按音義云古人駕車

以兩馬蓋特言其力之少耳趙注引春秋外傳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爲兩馬失之遠矣

口之於味章注凡人則觸情從欲而求可樂○觸監本訛有今改正

又注故君子不謂性也○監本謂字下衍之字今刪仁之於父子節注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在監本誤任今改正

孟子注疏卷十四上考證

孟子注疏卷

漢趙氏

盡心章句

孟子曰。逃墨

矣。**注**墨翟之

爲己愛身。雖

歸正。故曰歸。

之與楊墨辯

蘭也。招賢也。

豚。追而還之。

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音義

莛。丁音立。欄也。圈也。

蘭與欄字同。胥涓

疏

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拒。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

充切。謂羈其足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為過者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至歸斯受之而已矣。

者。墨翟無親疎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己。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

兼愛無親疎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己。逃去楊朱為己之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之

矣。今之與楊墨至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欄。又從

而冒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已。而乃又從而罪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其欄。又從而冒之也。以其為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比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注

征。賦也。國

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紩

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斯養之役也。君

子用其

注 君子

時急一

三則分

秩。鑑。苦。

厥。賤。役。

並興。以。

征至。用。

救時。之。

役之。征。

征所。以。

賦未。嘗。

民之。類。

則有。害。

征之。者。

然而。充。

乾隆四年

得不權時而救時之弊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

身。**田**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

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

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

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

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

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

恤鰥寡。笑獨。使民以時。民不離散。是寶人民也。脩德布

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而寶珠玉者。殃禍

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
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田**和氏
之璧。隋氏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
於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非也。王怒。別其左

足。後成王卽位。和
果得寶。名曰和氏
一蛇在沙中。頭上
還到蛇處。乃見此
夢。脚踏一蛇。驚起。
珠。後人稱爲隋侯
盆成括仕於齊。孟

嘗欲學於孟子。問

嘆曰。死矣盆成括。

子何以知其將見

爲人也。小有才。未

已矣。**注**孟子答門

子仁義謙順之道。

之府。勞謙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見死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者？言盆成括果見殺死。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盆成括將見殺死？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曰：盆成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君子仁義謙順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

注

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

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

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屨也。

注

屨，屏屨也。業，織之有次業

而未成也。置之窻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

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屨。屨，匿也。孟子與門徒相隨從



同治十年重刊

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者。言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窗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之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此屨之不見。為從者之廖。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見館主。乃問己以為從者之廖。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子之屨。故來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者。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屨。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𠄎**人皆有

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

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𠄎**人皆有不喜

爲。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爲。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爲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注**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爲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注**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爲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注**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

見輕賤。不爲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自行所至皆可以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注**餽。取也。人之

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

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音義

餽。丁曰。注云。餽。取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

餽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學者宜詳。本亦作餽。奴兼。正義曰。此章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切。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之類者也。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至是皆穿踰之類也者。孟子言人皆有所惻隱而不忍。如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也。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仁之為道如是也。人皆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姦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

爲人所輕賤。故無所行而不爲義者也。言所爲皆可以爲義矣。蓋惻隱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不爲者。義也。但能充而大之。則爲仁義矣。人之爲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諂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以其失之敖也。如此者。是皆爲穿牆踰屋。趨姦利之類。

盲義

否音鄙。與音。豫下與並同。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注

言近指遠。近言正心。

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胷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注

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

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注**芸治

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

太輕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爲原。當求諸己。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至所以自任者輕。孟子言辭之
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爲善言也。所守簡約而所施博大
者。乃爲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所謂
言近而指遠也。是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君子於其言也。
皆在胷臆。以其不遠於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
近於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
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是孟子又自解其旨也。以其君
子之所守。特在脩身。而天下由是平矣。是所謂正己而
物正者也。且人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耕耘他人之田也。
是所求於人者爲重。而所以自任其在己者太輕耳。芸
治也。田所以喻人之身也。言人病在舍其己身而治他

人之身也。故爲是云。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注]

堯舜之體性。自善

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

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注]

人動作容儀周旋

中禮者。盛德之至。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

[注]

死者有德。

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

也。

[注]

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

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注]

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

夭壽在天。行法以待之而已矣。

[音義]

中。張仲切。或如字。

[疏]

正義曰。此

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脩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孟子曰。至於君子行法以俟命。

而已矣者。孟子言善之於身。身安乃以。體性之自然。一則反也。故動容周旋中禮。德至矣。盡矣。不可以是為動容中禮也。是之者。非為其生者也。是非以干祿也。言語者也。是孟子自解之祿而然也。以其周旋以正行為名。故然也。者。順性蹈德。行其禮。湯。為盛德之至。亦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

之尊貴者也。孟子言

敢視之。魏魏富貴若





謂遭橫暴。若單豹臥深山而遇飢虎之類也。然亦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不亡。蒙先

人德業。若晉國欒黶之類也。然亦少矣。不存者眾。音義

單音善。厭。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慾。德之高者。畜聚

乙斬切。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

不然。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時人。養心之術也。言

人之治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爲人也少欲。則不爲外

物之汨喪。雖有遭橫暴而亡者。蓋亦百無二三也。然而

未必全無也。以其少也。是如單豹爲人。少欲獨隱。處於

深山而臥。乃遭遇於飢虎而亡之是也。其爲人也多欲。

則常於外物之所汨喪。雖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

亦百無二三也。然而未必多有者焉。以其亦少也。是如

欒黶爲人多貪。乃爲卿於晉國者是也。荀子

云。養心莫善於誠。蓋亦與此孟子同其旨也。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

羊棗孰美

[四]

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

惟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

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

[四]

言膾炙固美

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

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

同也。名所獨也。

[四]

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

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

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

[音義]

哲音錫。復扶又切。炙之夜切。

[義]

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

不嘗。孟子嘉之。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

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曾皙曾子父也。曾皙為

人專好羊棗。羊棗棗名也。曾皙既沒。而曾子常思念其

親而不忍食羊棗。公孫丑怪之。乃問孟子以謂膾炙與羊棗。此二味孰爲美。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於羊棗也。而羊棗何可比於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會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公孫丑又問孟子曰。如是則會子何子何爲獨食於膾炙而不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各不諱姓。姓所同也。各所獨也。孟子又答之曰。膾炙雖美。人所同好者也。羊棗獨會哲好之。故會子所以思念之而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者。以其姓爲族之所同。名爲君父之所獨。故諱之也。**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槭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是槭小而棗大。槭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爲大棗甘者矣。其類則槭棗之屬也。會哲者。會子父也。案史記弟子傳曰。曾葢音點。字皙是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注**上章稱曰。豈有非義而會子言之者。○正義曰。此謂公孫丑疑會子爲非義而乃不知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會子之心言之。是或一於孝道。故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注**孔子在陳不

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爲思魯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注**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不爲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注**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注**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

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爲人，蹠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注]**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注]**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注]**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汗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獯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注**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注**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注**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嚶嚶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

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闔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註**萬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註**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

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污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人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注**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

惡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注**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

義禮智道化之，則眾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

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音義** 猥，丁音絹，與狷同。蹠，

又勑角切。謫，音決。詭，過委切。嚳，火包切。重，直用切。下同。

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古之人行。張云：三行並去聲。注及

下，行合為行之行。士行皆同。何為蹠蹠？張云：為于偽切。

蹠，俱禹切。為，又如字。闔，音奄。解，音蟹。汙，音烏。又烏故切。

莠，音誘。慝，**疏**正義曰：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

土得切。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

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孰敢不

正之謂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

章問曰：孔子在陳，國有厄，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

歎曰：盍歸乎來！言我黨之為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

中道者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

孔子在陳國，何為而思魯國之狂士者也？孟子曰：孔子

乾隆四年校刊

不得中道而與之至故田
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
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
爲但守節無所爲而應進
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也
者爲狂狷者也敢問何如
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
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曰
人者孔子謂爲狂者也
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一
躡等者也。是謂古之狂也。
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曰
進取者也。牧皮。經傳竝無
同於曾皙琴張二人耳。此
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
志。廖廖然曰古之人古之
又答之曰其志廖廖然。上
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於
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
人能恥賤污行不潔者。

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其惟獨於鄉原之徒也。鄉原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然則孔子如以自非鄉原而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也。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又不可顧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也，但當取爲人所善可矣。故闢然大見媚愛之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爲原善之人，是無所往不爲善人矣。孔子乃以爲有賊害於德，是爲德之賊。何爲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其惡，使人欲非謗之，則無可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爲譏刺者。其志則有同流俗之人，所行又合於污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

而實非忠信也。行其身。若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道者也。是無得而爲有得。有曰。惡有似真而非真者。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其義者也。惡利口辯辭。以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美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惡之。以其似是而非者也。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不爲利口亂德以立而不又不爲兩疑之惑矣。庶民

周禮

五黨爲州五州爲

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

不案此論語而有悞也誠

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爲

黨是其旨也。**注**孟子言

人蹠蹠譎詐。論語曰師

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

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

琴張曰師張曰曾皙。曾

詳。**注**似真而非。至孔子

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

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

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

以爲異者也。**注**色厲內

正義曰。此蓋本**音義**所

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湮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

之。謂輔佐也。通於大略

之。謂輔佐也。通於大略

之。謂輔佐也。通於大略

之。謂輔佐也。通於大略

乾隆四年校刊

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絕。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士。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注**伊尹。摯也。萊。朱。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注**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

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

黨是其旨也。**注**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爲人。蹠蹠譎詐。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注引爲顓孫師。亦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張曰。曾皙曾參之父。蓋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注**似真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惡鄭聲之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爲喻者也。是所以爲異者也。**注**色厲內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音義**率如字。又論語之文而云。**音義**所類切。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
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注**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
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
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

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注

伊尹。摯也。萊朱。亦

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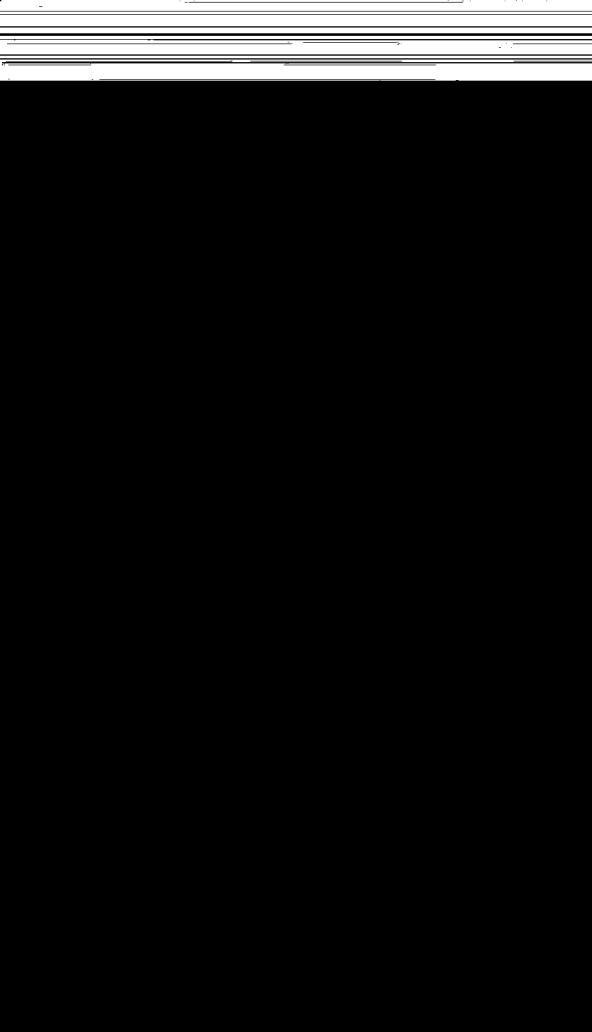
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

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

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

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注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己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有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注

注。虛鬼切。散素但切。尚父如字。將卽亮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



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鄒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己。而歷舉世代而言之也。注伊尹至于等德也。○正義曰。史記云。伊尹名摯。號爲阿衡也。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也。注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矣。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云。十人而散宜生在焉。散姓。宜生名也。注至今者。至而無有也。○正義曰。云魯擊柝聞於邾者。案魯哀公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傳說出殷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筆。而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脩中與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爲終也。孟子之書。終於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以來。推以世

同治十年重刊

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

音義

剖。普后切。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

按察使銜兼署廣東按察使鹽運使

臣鍾謙鈞恭校刊

孟子注疏卷十四下考證

逃墨必歸於楊章疏來者不拒○拒監本訛追今改正
曾皙嗜羊棗章注羊棗棗名也疏是楓小而棗夫爾
雅羊棗郭注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爲羊矢棗卽
孟子之所言也據此則疏以羊棗爲大棗者非

孔子在陳章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節注憾恨也○憾監
本訛賊今改正